

若伯特的孩子

文 / 范先慧

图 / 周一清



YZL0890124222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若伯特的孩子／范先慧编文；周一清绘．

—济南：明天出版社，2011.9

(信谊原创儿童文学系列)

ISBN 978-7-5332-6668-4

I.①若…II.①范…②周…III.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中国—当代 IV.①I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1036号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5-2010-162号

Rabbit's Child

Text © Fan Xian Hui, 2011

Illustrations © Zhou Yi Qing,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sine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简体字版 © 2011由（台北）上谊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若伯特的孩子

文／范先慧 图／周一清

总策划／张杏如 责任编辑／刘蕾 李艾蕾 美术编辑／李宝华

特约编辑／张小莹 张月 制作／南京信谊

出版人／胡鹏 出版发行／明天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网址／www.tomorrowpub.com www.sdpress.com.cn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68×227毫米 16开 印张／4

版次／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2-6668-4 定价／21.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伯特的孩子

文 / 范先慧 图 / 周一清



YZLI0890124222

明天出版社

故事开始的地方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记忆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若伯特。

她有一身雪白的绒毛，可是稀稀拉拉已不丰满；两只长长的、一遇风吹草动就竖起来的耳朵通常耷拉下



来；短而小的尾巴在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左右摇晃；她的眼睛最特别，是琥珀色的，浑浊无神，总习惯看着一个方向；三瓣嘴边流着细长的口水，还经常喜欢用爪子抹啊抹的，一副邋遢相。

说到这儿，你应该已经明白了。是的，若伯特正是一只年迈的老雪兔。

她是个胆小鬼，吃东西时总是三心二意。她一边啃草根一边不停地和我说傻话，满嘴草腥味儿直冲我的鼻子。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她居然吃自己的粪便！

她不干不净说话不利落行动迟缓脑子不好用还时常肆无忌惮地野蛮地挖鼻孔。这一切都让人厌恶和不满。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刚刚出生，就被若伯特收养了。此后的三个月里，我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她，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还要像这样和若伯特在一起待多久。我盼望有一天彻彻底底地离开她。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我越发觉得我和我的养母在长相、性格、脾气上一点儿也不一样，而且我很快发觉，我和林子里的其他兔子也都不那么一样。

奇怪的习俗

据说我是去年冬天出生的。

这个寒冷的季节快结束了，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清晨，林子里所有的雪兔都从自己的树洞里钻出来。他们伸伸懒腰，抖擞抖擞精神，友好地相互碰碰耳尖，活蹦乱跳地串来串去。

一大早，若伯特便带上我去拜访附近的几个邻居。
“这是我们兔子的习俗，冬天过去了，大家要相互问候，



开始新的一年。你得学会这点，长大以后也得这样。”若伯特对我说。

我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觉得对那些在草丛间缩头缩脑的小巧的金花鼠们更感兴趣。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已经磨着自己的爪子了。

萨得是我们拜访的第一个邻居。他的树洞离我们最近。若伯特用她那冻得又红又肿的脏爪子敲开了萨得家的门。这个惺惺作态的家伙起先见到我们还挺高兴。

“嘿，若若，亲爱的，”萨得把耳朵竖起来转了一下，“没想到你这个老东西又挨过了一年！真是个奇迹！”

“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又有自己的孩子。他成天陪伴我。”若伯特自豪地说。

“你的孩子？”萨得挠挠脑袋。

“是的，就是去年冬天我在林子那边的山洞里发现的那个孩子。你不知道，萨得，他刚出生的那副模样实在可爱极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我去年夏天跑丢的一个孩子。”

“是吗？”萨得把小脑袋微微侧了侧，探出头来在若



伯特身后找着了了我，“你好，小家伙，看上去的确挺可爱的，你看你这耳朵……还有尾巴……嗯，嘴的样子……”他好奇地用绒爪摸索着我光滑的脊背。突然，他的身子不动了，紧接着微微颤抖起来：“噢，天哪，这就是你去年带回来的那个孩子吗？你丢失的那个孩子？若伯特，你——简——直——是——疯——了——”

“为什么这么说？”若伯特有些生气，“没礼貌，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吧。”

“也许你是对的，我是不太友好。可我想你们现在得走了。”萨得立起后腿，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推到门外。

“可是——为什么呢？”若伯特还在傻傻地问。

“带着你的孩子去见见爱密吧，我想他会知道怎么和你说！再见，若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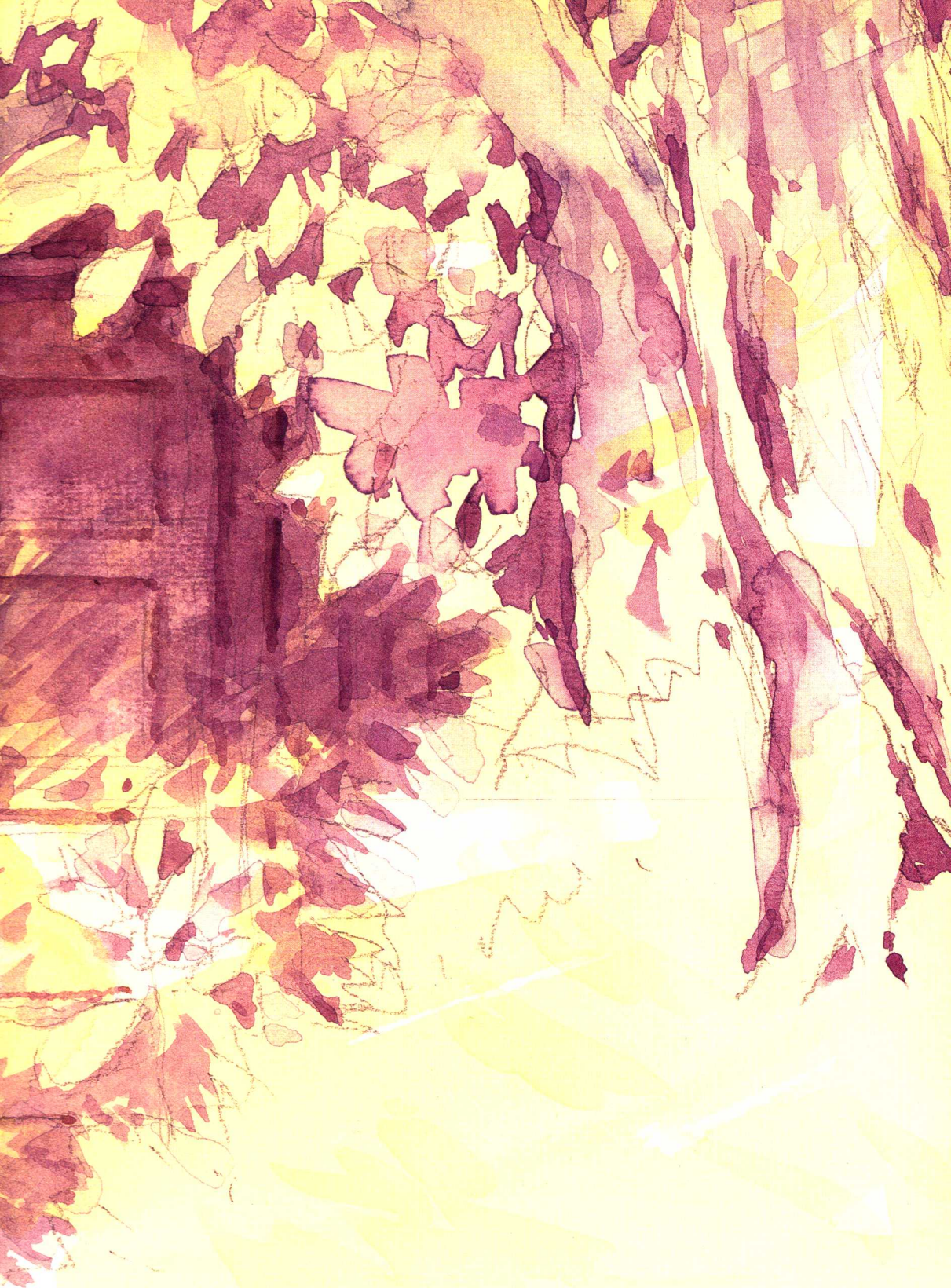
萨得家的门在我们面前“砰”的一声，变成一堵墙。

至此，我们对萨得的拜访结束了。

“这就是兔子的习俗吗？”我冷嘲热讽地看着若伯特。

若伯特有些尴尬，她讪讪地露出两枚灰不溜秋的大





门牙：“哎，这是怎么说的呢，兴许萨得早晨糊里糊涂吃了带露珠的青草，这会儿正闹肚子……”

“算了吧，你以为人家都像你吗！”我耸了耸圆乎乎的耳朵，不屑一顾地说。

“总之，我们到下一家去吧！”若伯特说——小小的挫折丝毫没有影响她愉悦的心情，“我要让这里所有的兔子都知道你！”

下面的事儿出乎意料。邻居们见到了我和若伯特，都像约好了似的，先寒暄一阵，然后委婉地把我们“请”出去，最后迅速踹上门。动作果断干净漂亮决不拖泥带水。

“怎么回事儿，难道今年改规矩了？”若伯特大惑不解，她不停地游移眼神，四处张望，最后傻乎乎地大笑起来，“哈，真是的，改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接近中午，我们已经很累了。

我支着又酸又痛的四条腿趴在若伯特身边。看着若伯特流口水的傻样儿，我终于“恍然大悟”：“嘿，一定是你大清早又忘了刷牙了！”

“胡说！”若伯特把头扭过来极力争辩道，“如果是真的，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兴许，我在这个冬天早已习惯你那难闻的味儿了。”我哭笑不得地望着我的这位养母。

若伯特擦了擦汗，说：“那么，到爱密家去吧。我们可以到那儿歇歇。”

我对“歇歇”这个主意倒是很赞成，至于到谁家，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连忙站起身不住地点头，乖乖地跟在若伯特后面，或左或右。若伯特把我领到林子的最深处，一个大大的树洞前。

“爱密是我兄长，这个林子里最老的兔子。他一直都对我很好。”若伯特站在爱密的门前说。

但愿这次不要吃“砰”，我心想。

与爱密见面

这是我和爱密的第一次见面。

这只兔子的个头、年龄都和若伯特相仿，干瘪的身子，几乎只能拄着两条短腿在地上擦来蹭去代替步行。胡子没有了年轻时的光泽，毛糙糙地挂在下巴上。然而他的目光是敏锐的，从我们进屋的第一刻起，他那直勾勾的眼神就始终没离开过我。

他是这样关注我，以至于若伯特都有些嫉妒了：“爱密，一个冬天不见，你就不能看看我吗？你得先看见我，我才能告诉你他是谁！”

“他是谁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爱密翕动着松散的胡茬，“在兔子的眼里，无论他是谁，都只意味着一回事儿！若伯特，听着——不管你们是怎么碰上的，赶紧把他送回去，这小家伙不适合待在这儿。”

若伯特一听就急了：“不，他是我的孩子！在山崖那边的洞穴里的！”

“山崖那边的洞穴？哦，我的玉兔神啊！”他拱着爪子，向着远处山崖边刚刚显圆的月亮祷告了一下，“若若，去年冬天的事儿我真为你难过，萨得和大家都说你疯

了。我起先还不相信。很高兴今年春天能再次看到你，可你为什么还不捡只松鼠回来呢！就是那种灰不溜秋，一样有板牙和胡子，叽叽叫着在树上一个劲儿啃松果的……”爱密用短短的爪子不停比划着，“那要可爱得多！”

“松鼠？不用你比划了，我见过那东西，可那又怎样？爱密，你不知道，当我发现我的孩子时（她说到这儿，用沾满泥巴的爪子不停地摁我的脑袋），他有多可爱吗——周身粉红粉红的，眼睛还没睁开，圆滚滚的像个小小的胖番薯……”若伯特兴奋地说着，唾沫四溅。

我眼巴巴地忍受着她那窝囊的比喻，把头埋在爪子之间。爱密同情地看了看我们母子俩，他那塌塌的鼻子沉重地换了口气，像哄孩子般对若伯特说：“若若，别这样，你想想，这孩子的父母找不到他该多难受啊。你还是把他送回去吧——要不然，让他自己回去也可以。”

若伯特低头想了想，似有所动。但她很快摇了摇蠢蠢的脑袋：“不，我根本没看到他的父母，连兄弟姐妹也没有，孤零零的。我想他们肯定……都不在了。”若伯特说到这儿，压低了声音，贴着爱密的耳朵，仿佛怕



